

吳禮權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

小說是一面反映出國家社會民情的鏡子，在清末民初那個動盪不安、新舊交替兼之東西合璧的年代，筆記小說紀錄下了屬於那個朝代的真實：或有稗官野史、或有正史補遺、或有反映民情。作者吳禮權在學術界中堪稱筆記小說史研究者的第一位，繼前作《中國筆記小說史》後，又再度深入幾乎無人探討的清末民初時期的筆記小說史況。

吳禮權 著

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

臺灣商務印書館

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吳禮權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商務，2011.08
面；公分

ISBN 978-957-05-2512-0(平裝)

1. 筆記小說 2. 晚清小說 3. 中國文學史

820.9707

99011897

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

作者◆吳禮權
發行人◆施嘉明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賴秉薇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1 年 8 月
定價：新台幣 340 元



ISBN 978-957-05-2512-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目錄

第一章 引言	1
一、筆記小說的概念內涵	1
二、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創作概況	4
三、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創作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	11
第二章 國史派筆記小說	21
一、三十年聞見錄	22
二、異辭錄	25
三、清代野記	29
四、國聞備乘	36
五、春明夢錄	38
六、春冰室野乘	41
七、蕉窗雨話	45
八、方家園雜詠紀事	50
九、劫餘私志	53
十、睇向齋祕錄	56
十一、睇向齋逞臆錄	59
十二、睇向齋談往	63
十三、夢蕉亭雜記	65
十四、滿清興亡史	69

十五、所聞錄	72
十六、「國史派」其他作品	78

第三章 軼事派筆記小說 85

一、十葉野聞	85
二、悔逸齋筆乘	91
三、慧因室雜綴	94
四、秦鬟樓談錄	95
五、都門識小錄	96
六、新世說	98
七、新語林	103
八、棲霞閣野乘	106
九、啁啾漫記	109
十、張文襄幕府紀聞	110
十一、清代名人軼事	114
十二、藥裏慵談	117
十三、南亭筆記	120
十四、北國見聞錄	123
十五、也是齋隨筆	126
十六、清代名人趣史	129
十七、民國官場現形記	132
十八、「軼事派」其他作品	135

第四章 事類派筆記小說 139

一、近代軼聞	139
二、南巡祕記	147
三、新華祕記	151
四、復辟之黑幕	155
五、辛丙祕苑	160
六、洪憲慘史	163
七、民國政史拾遺	166
八、貪官污吏傳	172
九、外交小史	176
十、「事類派」其他作品	183

第五章 雜俎派筆記小說 187

一、世載堂雜憶	187
二、庸閑齋筆記	192
三、石屋餘瀋	194
四、石屋續瀋	198
五、小奢摩館脞錄	201
六、花隨人聖庵撫憶	202
七、蟄存齋筆記	205
八、辰子說林	210
九、退醒廬筆記	212
十、民國野史	215
十一、鈍廬所聞錄	220

十二、網廬漫墨	223
十三、梵天廬叢錄	226
十四、康居筆記匯函	231
十五、眉廬叢話	235
十六、「雜俎派」其他作品	243

參考文獻	247
後記	249

第一章 引言

一、筆記小說的概念內涵

「筆記小說」的名稱，在中國由來已久。長期以來，它與「筆記」的概念事實上是劃等號的。下面我們不妨先看一看學術界對「筆記」與「筆記小說」這兩個概念是如何界定的，便知這兩個概念所指的內涵有沒有什麼區別。

關於「筆記」的概念，大陸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9 年版《辭海》所作的界定是這樣的：

筆記，泛指隨筆記錄、不拘體例的作品。其題材亦很廣泛。有的著作可涉及政治、歷史、經濟、文化、自然科學、社會生活等許多領域，但亦可專門記敘、論述某一個方面。¹

由此定義，我們可以瞭解到，「筆記」作為中國古已有之的一種文體，「它實際所包涵的範圍是十分廣泛的，凡是不可歸類的各種隨筆記錄的雜識、笥記、筆談等，都可統稱之為『筆記』」。² 這是中國學術界對「筆記」這一文體的基本而普遍的認識。

下面我們再看看中國學術界對「筆記小說」的概念是如何界定

的。1999年至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了一套《歷代筆記小說大觀叢書》（整理點校本）。這是目前大陸學術界對中國歷代筆記小說研究整理的最新成果。這套叢書有一個《出版簡介》，其中給「筆記小說」概念作了這樣一番界定：

「筆記小說」是泛指一切用文言寫的志怪、傳奇、雜錄、瑣聞、傳記、隨筆之類的著作，內容廣泛駁雜，舉凡天文地理、朝章國典、草木蟲魚、風俗民情、學術考證、鬼怪神仙、豔情傳奇、笑話奇談、逸事瑣聞等等，宇宙之大，芥子之微，琳琅滿目，真是萬象包羅。文筆有的簡潔樸實，有的情文相生、美麗動人，常為一般讀者所喜愛。它是一座非常豐富、值得珍視的寶庫，有著後人取之不盡的無價寶藏。治史者可以利用它增補辯證「正史」的闕失，治文者可以從中考察某一時代的文壇風氣、文學作品的源流嬗變，治專門史者可以從中挖掘資料，文藝創作者可以從中尋找素材，可以說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³

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這裡所說的「筆記小說」與傳統的「筆記」概念以及《辭海》上述界定的概念並無二致。可以說，《辭海》對「筆記」所下的定義與上述這段「筆記小說」所界定的概念是劃等號的。

我們認為，作為一種文體名稱，或曰一種科學術語，「筆記」與「筆記小說」是應該嚴格區分開來的。從概念內涵來說，「筆記」包括的範疇比較廣，而「筆記小說」則相對範圍較小。換句話說，「筆記」可以包括「筆記小說」，而「筆記小說」不能等同於「筆記」。關於這兩個概念不能混淆的觀點，我在1993年8月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筆記小說史》中曾專門強調過，並就「筆記小說」的特定涵義作了一個開宗明義的明確界定。事隔十多年，但是看到時至今日

學術界仍然將「筆記小說」與「筆記」混為一談的現狀，覺得在此仍有必要強調「筆記小說」這個特定的概念內涵：

所謂「筆記小說」，它應該具備下列內容與形式兩方面的特徵：在描寫內容上，它所記述、描寫的文字應該有人物活動於其中，有必要的故事情節，那怕是最簡單的；在形式上，它用於敘寫的文字應是文言，篇幅短小，字數每則當在五千字以下。記敘文字中應該有故事發生的時代、地點、人物，即使如《聊齋志異》中的許多篇什完全出於作者個人的藝術虛構，但也應有所虛構的時代、地點、人物，否則就沒有「筆記」的特點。

概括起來說，所謂「筆記小說」，就是那些以記敘人物活動（包括歷史人物活動、虛構的人物及其活動）為中心、以必要的故事情節相貫穿、以隨筆雜錄的筆法與簡潔的文言、短小的篇幅為特點的文學作品。

這裡我們應該特別強調指出的是，「筆記小說」是文學作品，是屬於小說範疇。它與其他文言小說、白話小說一樣，也需要刻劃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講究情節結構、重視語言運用等，只不過不像其他小說特別是白話小說中長篇小說在這些方面有嚴格的要求罷了。

如果我們說得再質樸一點，那麼本書所說的「筆記小說」的概念就是那些具有小說性質、富有文學意趣的筆記作品。⁴

當年筆者草創《中國筆記小說史》這門學科時因為「無複傍依」，所以下完「筆記小說」這個定義後，心中仍有些惴惴不安。於是，便有了緊接著的一段「卸責」之語：

既然我們對「筆記小說」的概念作了如上這般界定，自然本

書將要展開的中國筆記小說史的敘寫也就有了一定的理論根據了。最起碼可以說，按照筆者的「一家之言」，我們可以將中國筆記小說史「名正言順」的寫下去了。雖然不一定「名正言順」都能「事必成」，但是，欲使「事必成」，則無疑「名正言順」是必要的，至少對於《中國筆記小說史》這樣的發凡之作，首先予以「筆記小說」一個「名正言順」的明確概念界定是必要的。⁵

不過，今日回首中國筆記小說史研究走過的路，筆者欣喜地發現，當初寫作《中國筆記小說史》的思路與框架如今都得到了海峽兩岸學者的認同，特別是「筆記小說」概念的明確界定，除了「字數每則當在五千字以下」這一硬性規定學術界有爭議外⁶，其他觀點基本都得到學術界同仁的認可。因此，近二十年後的今天，重操舊業續寫《中國筆記小說史》的新章《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時，就稍稍有了點自信，最起碼不必為「筆記小說」的概念界定而心有惴惴了，大可引舊文以申述其意，不必再頗費周章另下定義了。也就是說，這部《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史》所說的「筆記小說」概念仍同於筆者前此所著《中國筆記小說史》。

說清了本書所指「筆記小說」的明確概念，下面我們便可進入本書所要探討的主旨，並展開各章節的論述了。

二、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創作概況

眾所周知，中國歷代文人不僅喜歡讀筆記，更熱衷於撰寫筆記。「據粗略的估計，中國的筆記小說，截至清末，大約不下於三千

種」。⁷ 清末民初的筆記作品雖然沒有這麼多，但據現在已披露或面世的情況看，至少也有數百種之多。不過，就像歷代筆記作品雖多，但屬於「筆記小說」者有限的情況一樣，清末民初的筆記作品雖然不少，但真正屬於本書界定的「筆記小說」者則數量有限。如大陸中華書局出版的「近代史料筆記叢刊」數十種，山西古籍出版社與山西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的「民國筆記小說大觀」四輯五十種，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民國史料筆記叢刊」，以及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野史叢書」、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紀萬有文庫」等數十種筆記作品，都是清末民初筆記作品的代表作。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僅僅是「筆記」，而非本書所界定的「筆記小說」。因此，就現已出版面世，包括互聯網各文學或國學網站相繼披露的清末民初的筆記小說，其數量並不是特別多，僅在數百種之內耳。

清末民初的這些筆記小說，雖然所寫內容較為龐雜，但大體上可以劃分為這樣四類：一是「國史派」作品，二是「軼事派」作品，三是「事類派」作品，四是「雜俎派」作品。

所謂「國史派」筆記小說，是指那些意在「補正史之未逮」的筆記小說。具體說來，就是創作者所記述的內容都是有關史實的，有一定的故事情節，有人物對話，敘事文字有一定的可讀性與趣味性，可資修史時備用。一般說來，這種作品的創作，作者在開筆之前就已立定了主意，「補史」目的是主要的，文筆則順其自然，不刻意求工。「國史派」作為一個正式的筆記小說創作流派，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唐代。之所以形成於唐代，那也是有其獨特歷史背景與社會原因的。關於這一點，筆者曾在《中國筆記小說史》中作過這樣的論述：

由於種種原因，大唐王朝雖自立國始便有意於修撰一部完整的國史，這從唐太宗十分重視起居注的修撰工作就足可見出。然而直到唐王朝的天下被朱溫氏所取代後，卻仍然不見修成一

部唐國史。這種情形，在一向便有修史優良傳統的中國，在史學十分發達的唐代，自然會引起許多有志有識史家的不滿與遺憾。但是，由於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這些有志史家最終也無法修出一部完整的唐國史。無奈中，他們只得如歷代許多史家一樣，把自己的見聞形諸一部部的筆記小說，希冀能補國史之缺，以備後人修有唐一代國史之用。這種寫作意圖，許多筆記小說作者自己就說得明白。如著名史家李肇就曾在其筆記小說《國史補》的自序中這樣說過：「昔劉餗集小說，涉南北朝至開元，著為傳記（禮權案：指《隋唐嘉話》，此書當又名《國朝傳記》）。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為。」可見，其補史、續史的目的是很明確的。正因為有唐一代諸如劉餗、李肇這樣有「補史」之志的學者很多，而且他們事實上也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搜集逸聞舊事，寫出了一朝或幾朝的有關筆記小說作品。這樣，我們今日便看到了一大批「網羅遺逸三百載」的唐代「國史派」筆記小說。⁸

唐代筆記小說作家有意「補史」之志及其努力，促成了「國史派」筆記小說創作流派的正式形成。之後，各個朝代都踵繼其跡而續有創作。清末民初之有「國史派」筆記小說的創作，正是循著唐代以來「國史派」筆記小說創作之文脈而來，是其餘脈之所在。今所見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國史派」作品所占比重頗大。其中，較有影響者就有不少。如朱德裳的《三十年聞見錄》、劉體智的《異辭錄》、張祖翼的《清代野記》、胡思敬的《國聞備乘》、何剛德的《春明夢錄》、李嶽瑞的《春冰室野乘》、佚名者的《蕉窗雨話》、王照的《方家園雜詠紀事》、汪增武的《劫餘私志》、陳瀨一的《睇向齋祕錄》、《睇向齋逞臆談》、《睇向齋談往》、陳夔龍的《夢蕉亭雜

記》、漢史氏的《滿清興亡史》、汪詩儂的《所聞錄》等。其他如許寅輝的《客韓筆記》、何剛德的《客座偶談》、徐一士的《一士類稿》、《一士談薈》、高樹的《金鑾瑣記》、王照的《德宗遺事》（王樹枏筆錄）、張一麀的《古紅梅閣筆記》、侯毅的《洪憲舊聞》、捫蝨談虎客的《近世中國祕史》、金梁輯錄的《清帝外紀》、《清後外紀》等等，也都是有志於「補正史之未逮」的「國史派」筆記小說作品。

所謂「軼事派」筆記小說，是指那些專記人物軼事瑣聞或文壇掌故之類的筆記小說。「軼事派」筆記小說創作歷史悠久，但漸成流派則始于魏晉南北朝時代。之所以會在此一時期，那也是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關於這一點，筆者曾在《中國筆記小說史》中有過論述：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士族統治的時期，士族階層憑藉門閥制度壟斷了政治、經濟和文化，過著寄生腐朽的生活，一味追求享樂；雖然他們大多依仗門第把持高官顯位，卻又要「不以物務嬰心」。在這種情況下，清談玄理的風氣更為興盛。他們襲取漢末清議的形式，換上士族階級的內容，製造一個精神的象牙之塔。一方面以此逃避充滿矛盾的現實，用老莊的任誕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縱欲享樂生活；一方面又從老莊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尋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靜心境，以清談高妙的玄理點綴風雅、炫耀才華；以所謂放誕曠達的舉動自命風流賣弄風度，以掩飾精神的空虛。正是由於魏晉南北朝時代這種特定的時代背景與社會風氣，使「標格語言相尚」的玄談與「舉止故為疏放」的風流成為當時一般士子文人所景慕的風雅與所效尤的佳話。這樣，「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撿拾舊聞，或者記述近事」，遂形成一批「雖不過叢殘小語，而俱為人間言動」的軼事類筆記小說，使我們今日能親見魏晉南北朝時代

「清談為經濟，放達托人生」的一批活靈活現的人兒。⁹

「軼事派」筆記小說在魏晉南北朝時代漸成流派後，對其後各個歷史時期的筆記小說創作都產生了重要影響，自此「軼事派」作品創作漸成各個時期筆記小說創作的主要內容之一。清末民初的筆記小說創作，情況亦然。這一時期出現的「軼事派」作品約占全部數量的比重較大。其中，較為人熟知的代表性作品就有幾十種，如許指嚴的《十葉野聞》、李嶽瑞的《悔逸齋筆乘》、佚名者的《慧因室雜綴》、佚名者的《秦鬟樓談錄》、蔣芷儕的《都門識小錄》、易宗夔的《新世說》、陳瀨一的《新語林》、孫靜安的《棲霞閣野乘》、佚名者的《啁啾漫記》、辜鴻銘的《張文襄幕府紀聞》、葛存虛的《清代名人軼事》、李詳的《藥裏慵談》、李伯元的《南亭筆記》、季默的《北國見聞錄》、如愚的《也是齋隨筆》、佚名者的《清代名人趣史》、宣南吏隱的《民國官場現形記》等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其他如顧恩瀚的《竹素園叢談》、寧調元的《太一叢話》、姚穎的《京話》、佚名者的《名人軼事》、虞公的《民國奇聞》等等，也是這一時期的「軼事派」筆記小說。

所謂「事類派」筆記小說，是指那些專記某一類歷史事件或人物的筆記小說。這一類作品正式形成流派始於唐代，諸如《雲溪友議》（範攄撰）之專寫歌詠之事，《琵琶錄》（段安節撰）之專寫與琵琶有關之事，《翰林志》（李肇撰）之專記翰林中人事，《羯鼓錄》（南卓撰）之專記西域羯鼓音樂在中土的傳播，《本事詩》（孟榮撰）之專寫歷代詩人緣情而作背後的軼事，《北裡志》（孫榮撰）之專述唐大中進士游平康裡以及歌妓事蹟，等等，都是這一流派作品的代表作。這一流派在唐末形成後，對此後各個朝代的筆記小說創作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雖然宋、元、明、清等不同歷史時期的「事類派」筆記小說並不是很多，但創作亦廣續不絕。到了清末民初，則更是絕

地反彈，出現了一次小小的創作高峰。如陶菊隱的《近代軼聞》之專寫北洋派系人事，許指嚴的《南巡祕記》之專寫乾隆皇帝南巡之人事，許指嚴的《新華祕記》之專記袁世凱辛亥革命勝利後竊國稱帝的各種祕聞軼事，天懋生的《復辟之黑幕》之專述張勳復辟的種種內幕，袁克文的《辛丙祕苑》之專敘與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和恢復帝制等重大歷史事件相關史事，劉以芬的《民國政史拾遺》之專記民國初年政壇人事，佚名者的《貪官汙吏傳》之專敘清代特別是晚清貪官劣跡，繼昌的《外交小史》之專述晚清中國外交軼事，等等，都是典型的以事劃類的「事類派」筆記小說。其他如老吏的《奴才小史》、佚名者的《康雍乾間文字之獄》、佚名者的《櫛杌近志》、陶菊隱的《政海軼聞》等，也都是典型的「事類派」作品。

所謂「雜俎派」筆記小說，是指那些兼有「軼事派」、「國史派」、「事類派」的內容而又雜有大量考辨名物、縷述典章制度等內容的筆記作品。也就是說，這種作品是「筆記」與「筆記小說」的合集。因為我們介紹這種作品時是以書為單位的，故名之曰「雜俎派」筆記小說。「雜俎派」筆記小說成為一個創作流派，始於唐代。如《酉陽雜俎》、《封氏聞見記》、《獨異志》等，「既有『張皇鬼神，稱道靈異』的志怪內容，又有搜逸聞、敘軼事的志人篇章，有的甚至還雜有考據辨證之類的文字」。¹⁰唐代之後，歷代筆記小說中「雜俎派」作品數量越來越多，所占比例也越來越大。清末民初的情況亦然。這一時期創作的筆記小說，就現已面世的作品看，屬於「雜俎派」的數量相當多。其中，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就有幾十種。如劉成禺的《世載堂雜憶》、陳其元的《庸閑齋筆記》、馬敘倫的《石屋餘瀋》、《石屋續瀋》、佚名者的《小奢摩館脞錄》、黃濬的《花隨人聖庵摭憶》、蔡雲萬的《蟄存齋筆記》、張慧劍的《辰子說林》、孫家振的《退醒廬筆記》、董泣群的《民國野史》（一名《朝野新譚》）、瞿兌之的《鈍廬所聞錄》、昂孫的《網廬漫墨》、柴小梵的

《梵天廬叢錄》、徐珂的《康居筆記匯函》、況周頤的《眉廬叢話》等等，都是其類。另外，如汪康年的《汪穰卿筆記》、郭沛霖的《日知堂筆記》、瞿兌之的《養和堂隨筆》、何聖生的《簪醉雜記》、陳伯熙的《上海軼事大觀》、金梁的《光宣小記》、王伯恭的《蜷廬隨筆》、李定夷的《民國趣史》，等等，也是屬於這一派的作品。

說完了清末民初筆記小說創作的四個流派及其主要作品的概況，還有三點須在此作一說明。一是本書所說的「清末民初筆記小說」的含義，二是四個流派作品劃分的依據，三是「白話筆記小說」的處理問題。

先說第一點。本書所說的「清末民初筆記小說」，是特指生活於晚清但又過渡到民國初年的人所創作的作品，如《古紅梅閣筆記》的作者張一麀、《夢蕉亭雜記》的作者陳夔龍、《三十年聞見錄》的作者朱德裳、《異辭錄》的作者劉體智、《國聞備乘》的作者胡思敬、《新世說》的作者易宗夔、《張文襄幕府紀聞》的作者辜鴻銘等等，他們都是晚清官場上的重要人物甚至是權力中樞中的人物，他們在清亡而民國建立後都還健在，他們的筆記小說一般都是在民國初年寫作並出版的。本書所涉及到的內容，正是與這些作品有關。

再說第二點。本書所涉及到的作品都被分別歸入到「國史派」、「軼事派」、「事類派」、「雜俎派」等四個類別，其依據是看所涉及的作品（指書）內容。如果整個作品中是以記史實為主，且創作旨意亦在於「補正史之未逮」，那麼則歸入「國史派」；如果整部書是以談政壇、學界及社會各界人士的瑣聞逸事為主體，則歸入「軼事派」；如果整個作品是以寫某一類事或某一類人為指歸，則歸入「事類派」；如果整部書中兼包上述三個方面內容，但又有很多篇幅涉及名物原始、典章制度考辨、文獻載錄等「筆記」內容，則姑且歸之於「雜俎派」。也就是說，作品的歸類是著眼於整體，以大部分內容為歸類的依據。比方說，一部書中絕大多數是記名人軼事的，其中雖有